

汪孟苓



亲爱的

目击证人

豆蔻系列

亲爱的目证人

江孟苓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【吉】新登字 08 号

(台湾)皇冠系列

亲爱的目证人

江孟苓 著

责任编辑:赵熙天

*

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32 开本 7 印张 150 千字

1996 年 4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 册

ISBN 7—80599—473—0/I·126

定价:9.80 元

楔 子

好美！好美的红！

没想到你这该死的家伙，竟然有如此鲜红、温热、香甜的——血！

哦，不！你不值得我赞美，完全不！

你该死！你该被千刀万剐，该死无全尸——就像此刻，我已做到的一切！

瞧你这该死的肥猪，把这儿弄得乱七八糟的，我就大发慈悲帮你做最后一件事吧！让我来替你清洗——

你瞧——

这水和着鲜红的血，看起来更美了！

只可惜，它就跟你的心脏一样没定性，转眼就流走了——

瞧，现在的你已被清洗干净，你的灵魂也该因此而得到救赎；但该死的，为什么你看起来，还是那么令人厌恶！

你实在该减肥了！

瞧你这圆鼓鼓、满是肥油的肚子；简直像是躺在解剖台上的青蛙。

青蛙？

哈——哈——

你根本是只癞蛤蟆！

一只妄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，却不知天鹅其实是有毒的！

第一章

“葛葳啊葛葳！你可千万得想清楚，到底是八二三，还是八三三？”

就像以往，她一紧张就开始自言自语，外加自怨自艾。

难道她真的不适合吃这行饭吗？这是她开业半年来，唯一成功接下的第一笔生意，结果此刻，她却因记不清房间号码而楞在这儿。

其实，这也不能怪她，明明“跟”得好好的，偏偏来了个问路的，破坏她的计划。

她不能搞砸，绝不能！

这不仅攸关她的肚皮，更关乎她的自尊、能力和梦想……

梦想？没错！

矢志成为全台湾，甚至全世界最最伟大的女侦探，是她葛葳这辈子最大的梦想。

当然，调查外遇是她最不感兴趣的一类 case，但在根本无从选择之下，她只有接了！

“管他八二三，还是八三三，如有必要，也只是一间间去试了！”

打定主意，她立刻毫不迟疑地往前走，走过转角，不期然地迎面走来一个女人。

以从事征信工作的本能反应，葛葳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。

瞧她头顶着一宽边大红帽，脸上戴着一副大得足以遮住半张脸的黑色墨镜，根本让人看不清长相——葛葳立刻作出结论，她八成是背着老公出来偷情的，否则何必如此掩人耳目？

与她错身而过，一股刺鼻的香水味迎面扑来，浓烈得教葛葳忍不住皱起鼻头，屏住呼吸。

哦——她真想告诉她，太浓的香水味是会呛死人的！但她没有，因为现在她有更重要的事待办。

深深吸了口“干净”的空气，她再度向前走，率先来到八二三号房门前，她决定碰碰运气。

她把耳朵附在门板上倾听，却听不真切；她伸手小心翼翼地试转门把，没想到只轻轻一转，门就开了。

“宾果！”

她低喊一声，直觉知道自己摸对了门。

哈！她葛葳确实是有点天赋的，看来，她“鸿图大展”的日子即将来临，她将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超级女侦探！

透过窄窄的门缝朝内窥探，房里空无一人，只听见哗啦啦的流水声自浴室里传来。

敢情他们猴急成这副德性，连门都来不及锁，就忙着鸳鸯戏水去了？

“真是天助我也！”

她闪进房内，立刻闻到方才那股呛鼻的香水味。

天啊！她忍不住暗暗呻吟，难不成这饭店处处充斥着这种味道？为什么这难闻的味道会如影随形地紧跟着她？

强忍住恶心欲呕的感觉，葛葳悄无声息地朝浴室前进，并紧握手中的相机，随时准备一股作气地拍下雇主所要求的证据，好回去覆命。

浴室门半掩着，她再次为自己的幸运而窃喜；今几个幸运之神始终眷顾着她，事情顺利得超乎她的想像。

她躲在半掩的门扇后，熟练地将眼睛贴在相

机镜头上,随时准备按下快门——

但,一切美好的期望,却透过镜头化为乌有。

浴室里空无一人? 只见强劲的水势自莲蓬头激冲而下,发出哗啦啦的水流声。

移开相机,葛葳骨碌碌地转着眼睛四下梭巡,最后将视线定在浴缸里——

天啊——

那是什么?

谁会在饭店里杀猪宰羊?

那黑色的毛发不像是动物,倒像是……

霍然了悟的葛葳就像被魔术棒定住一般,全身忽地动弹不得。

哦——浴室有人,但却是个死人!

她想跑,但两条腿却虚软得似风中柳絮,颤抖得连站都站不稳。

她全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闲凝结成冰,一股透骨的寒气自心底窜起,疾速蔓延至全身每一个细胞;那沉重的压力几乎将她湮没,教她透不过气来……

强烈的恐惧侵袭着她,葛葳扯开喉咙,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——

“啊——啊——”

她不断地尖叫,再尖叫……

渐渐的,她的意识变得模糊而空白,眼前蒙上一层黑暗……她的灵魂也终于得到了短暂的解救。

一向人声嘈杂的刑事组,如今却一反常态的安静无声,一伙干员正群聚在组长办公室门前,聚精会神地贴耳倾听。

极为讽刺的,反倒是待在门里面对指责炮轰的当事人,仍是一副漫不经心、无关紧要的模样。

“陈皓,你到底要搞到什么地步才甘心?你明明知道局里已经接获够多对你不满的投诉了!”季芸激动地叫嚣,和陈皓的冷静自若恰成明显的对比。

“我不在乎。”

“我在乎!”她恼火地瞪着他。“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组长摆在眼里?”

当然没有！他陈皓绝不会让一个女人骑在他头顶上，再则，他自认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！

“我叫你暂时别碰黑狗的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听从命令？”

他冷冷地反驳：“我跟他冤家路窄，是他自找的。”

季芸无奈地跌坐回椅子上，对于他的说辞，她无力反驳。据太保报告，黑狗的确是陈皓在执勤时无意间碰上的，是对方先有意挑衅，而陈皓当然乐意奉陪。

黑狗是有名的黑道人物，陈皓已经盯了他好久，两人早看彼此不顺眼。

“好，就算这是黑狗自找的，但你也没必要下那么重的手吧！”季芸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验伤报告。“你把他打得重伤住院，肋骨断两根、双手脱臼，脸肿得连他家人都认不出他来！现在人家要告你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悉听尊便！”陈皓仍旧不为所动，非但没有一丝悔意，反而还有满心的不甘。“像他那种人渣，少一个是一个，没打死他已经算他走运了！”

季芸无法忍受地翻眼向天。

“拜托！你当自己是什么？‘执法先锋’？还是什么‘罪犯终结者’？别忘了你是警察，不是明星，这更不是在拍电影！”她已忍不住改用哀求的口吻了：“我拜托你，别再那么冲动了，行不行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再这样下去，你可能会被调到某个鸡不拉屎、鸟不生蛋的穷乡僻壤去？”

当然，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。无论陈皓捅了多大的楼子，她也会设法挡下来；因为，她不希望他离开她……

她悄悄打量着陈皓那刚毅有形，比陈列在美术馆中的古希腊战神雕像更英俊、更能震撼人心的脸庞，季芸的心立即溢满似水的柔情。

他那如鹰般锐利有神的双眸，令男人不寒而栗，却令她为之着迷；他那正义凛然、嫉恶如仇的男子气概，虽然屡属带给她不少麻烦，但私心里，她对他欣赏、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表面上，他们水火不容；但事实上，她冷漠的心早为他融化、燃烧。

她季芸，一个比大多数男人更强悍的女人，却没有胆量对他表白心迹。

这将是一个她永远鼓不起勇气说出口的秘

密。

“如果你怕被我连累，大可写报告要求调走我。”

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，再度引得她勃然大怒。“你少在那逞口舌之快！哪一天你真被调到乡下去，甭提什么打击罪恶，我看你只有寻找失踪牛羊的活好干！”

陈皓正准备反唇相稽，季芸桌上的内线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

她立刻抓起电话。“局长！是，我是季芸……”

接着，她的脸色时而凝重、时而疑惑，低声回答了几句，又静默了下来。

陈皓暗暗观察着她，他猜测：或许是上头做出了对他的处分！

“是……我知道……我会处理！”最后，季芸甚是愉快地挂上了电话。

陈皓露出一副“慷慨就义”的模样。“说吧！他们打算怎么处分我？”

“算不上处分。”她微顿，又接着说：“八号分机传来消息，‘XX 饭店’发生一起命案，由你们第二

小队负责。”

陈皓忍不住提醒她。“我手边还有几件重大案子待办。”

季芸未加理会，只是迳自走向门，一把拉开门

接着，她眼见自己的手下，一大群虎背熊腰、昂藏七尺之躯的刑事干员，却像耍宝的小丑似的，前仆后继地跌了进来，就像被一球击倒的保龄球瓶，全部跌成一堆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季芸发出如雷的怒吼，连自己的耳膜都被震得隐隐作疼。

几个大男人纷纷因偷听被逮个正着而面红耳赤，唯有小林因被压在最下面，发出疼痛的哀嚎。

季芸几欲喷火。“小林和太保留下，其他的都给我——出去！”

几个大男人匆匆地退了出去，谨慎地带上了门，只求能就此阻隔季芸冲天的怒火。

太保一把拉起小林，又偷偷朝陈皓使了个眼色，发出疑问，但陈皓只是耸肩以对。

“你们给我听着！‘XX 饭店’发生了命案——”季芸朗声吩咐：“陈皓和小林立刻赶去处理，

而太保——”

“太保和小林去饭店。”陈皓不以为然地打断她。“我要去办何彪的案子。”

“到底我是组长，还是你？”季芸极具权威地再次下达命令。“陈皓和小林赶去饭店，太保跟我去查何彪，至于你们手边其它的案子，先交由第三小队去负责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陈皓激烈地抗议；“你凭什么把我的案子移交给别人，而要我去办极可能只是自杀的这种小案子？”

季芸根本不理睬他。“我传达的已经够清楚了，立刻分头去办！”

“是！”

太保和小林点头称是，但陈皓却仿如挣脱枷锁的老虎般，冲向季芸，忿怒地咆哮：“你无权这么做！那些案子是我的，是我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查出点头绪的，你无权在这种时候要我放手！”

他一副龇牙裂嘴，想将季芸生吞活剥的模样，吓得太保和小林只好一人一边紧紧地拉住他，免得陈皓在冲动之下，做出殴打上司的罪行来。

季芸倒是毫无畏惧地面对他。“我当然能，因

为这是上头的意思。”

就她私自以为，这是很完美的解决办法，陈皓必须冷却一下他过剩的斗志。

“我想你心理明白，上头很不满意你最近的表现，所以决定指派一些比较单纯，不足以令你冲动的案子给你。”

“我冲动得正足以破案！”陈皓再一次对着她嘶吼。

“别对我吼！”事实上，她自己也在吼。“这是上头的意思！你也不想想，自己已经惹了多少麻烦，被记了多少过！不仅你升不了职，连带地拖累了上头，你知不知道！”

“你们求的只是升官发财吗？”陈皓嗤之以鼻，打心底瞧不起他们这种“功利”、心态。

“我们不是，我们跟你一样想为民除害，打击罪恶，但你那种激烈的手段，却不是别人能接受的。”

“别人是指谁？你？或者是局长、署长？还是指无辜的受害者？”陈皓眼眸闪现出钻石般坚定的光芒。“我只想帮助善良、无助的老百姓，让他们免于恶徒的侵扰，我不在乎手段有多激烈，更不在

乎能不能升得了官！”

“警察是一个专门维护正义的组织，我们必须比别人更守法，如果每个警察都跟你一样崇尚以暴制暴，这个社会更会乱成一团的，你知不知道！”

“组长说得对。”小林赶紧打圆场，架着陈皓离开。“饭店命案也是人命关天嘛，咱们先赶过去再说……”

临出门，陈皓又不甘心地回头斜睨着季芸，口出讥讽：“我只希望你在升官发财之后，不会因为良心过不去而寝食难安！”

看着陈皓离去，季芸疲惫地叹了口气。

她绝不是陈皓所说的那种人，她也跟他同样有一颗嫉恶如仇的心，只是她无法认同那种以暴制暴的行事方式。

唉——或许他们谁都没错，错只错在理念的不同。

她只担心，像陈皓那种刚正不阿的个性，很可能会替自己惹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。

“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‘XX 在店’，各位观众可以由镜头清楚地看到，命案现场已被警方所封锁，但据可靠消息指称，死者很可能是‘冠亚实